

文化工作社 世界文學譯叢

瑪克·羅塞福著
許汝祉譯

皮匠街的革命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國際化學術出版

明也·福爾摩斯
西·米·西·米

皮匠街的革命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文化工作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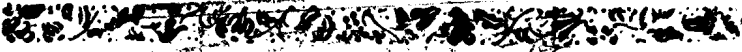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譯叢

— 31 —

皮匠街的革命

瑪克·羅塞福著 許汝祉譯

一九五一年十月印行



書叢文譯社作工化文

命革的街匠皮

Revolution in Tanner's Lane

分 銷 處	發 行 所	發 行 者	翻 譯 者	原 著 者
-------------	-------------	-------------	-------------	-------------

聯 營 書 店	上 海 北 京 路 二 三 弄 巷 〇 號 二 樓	文 化 工 作 社	韋 秋 琛	許 汝 社	Mark Rutherford
------------------	---	-----------------------	-------------	-------------	--------------------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月九年一五九一

編號【身150】印數0001—3000

獻詞

我們出死入生，

歷盡了災難。

我們指向義大利，

航行在大海。

那裏爲我們天造地設好了

● 羅馬大詩人佛吉爾 (Virgil 70—19 B. C.) 著羅馬偉大史詩伊尼埃特。本書獻詞就是從伊尼埃特中摘引出來的。伊尼埃特描寫小亞細亞特洛埃 (Troy) 古城陷落以後 (荷馬伊利亞特大史詩描寫的就是古城陷落這一段故事)，特洛埃人歷盡艱辛，航海到義大利，建立了羅馬，成爲後日羅馬帝國的祖先。伊尼埃斯 (Aeneas) 就是特洛埃人中的英雄，特洛埃人因此在義大利得慶民族的新生。本書作者引佛吉爾這一首詩，來歌頌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新生，說他前途的命運是同羅馬帝國一樣的輝煌的。

一個安靜休息的海港。

上天註定了，

特洛埃要在那裏新生再造。

把勇氣提起來啊，

好使得我們永遠隆盛向上。

——
佛吉爾

評皮匠街的革命

拉爾甫·福克斯

拉爾甫·福克斯(Ralph Fox 1900—87)是英國卓越的文學家兼文學批評家，他所著小說與人民（*The Novel and the People*）一書，被譽為西方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批評文學著作中經典的作品。小說與人民一書是國際書店刊印的，一九三七年出版。中國已有何家槐先生譯本，是三聯書店出版的。譯者所譯瑪克·羅塞福（Mark Rutherford）所著皮匠街的革命（*"Revolution in Tanner's Lane"*）在資產階級霸佔的西方文學界中被忽視了整整六十年。福克斯可以說是第一個人重新發現了皮匠街的革命一書不朽的價值。他譽之為現代英美工人階級革命文學中第一本作品。福克斯是英國共產黨黨員，著作極富。一九三七年參加西班牙內戰，為

了打擊西班牙國內法西斯的暴力，終於以身獻給了革命。譯者特就散見於小說與人民一書中評論皮匠街的革命的見解，附譯於此，作為本書的序言，用當介紹。

「描寫革命的小說雖然不一定非描寫革命者不可，甚至也不一定非描寫工人階級的生活不可，可是凡是描寫革命的小說，寫得成功抑或失敗，全看作者能否把小說中的革命者塑造成一身兼為代表某一類型的人，同時又是一個個別的人格。我們得承認，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真正成功。過去描寫革命的小說，其中的人物，最不生動的便要算是小說中的革命者了。甚至像蕭洛霍夫 (Sholokhov) ● 馬洛 (Malraux) ● 和貝茲 (Bates) ● 等等所寫確實高明的小說，也不免有這一種缺點。蕭洛霍夫筆下的共產主義英雄們，寫得有那股子勁，有力，有意志力。這些人物是活

● 蕭洛霍夫 (Mikhail Aleksandrovich Sholokhov 1905—) 當代蘇聯卓越的小說家：二十三歲的時候（一九二八年）著靜靜的頓河，馬上譽滿全球。一九四一年著頓河流入大海，國內尚無譯本。

生生的人，是實實在在的人，可是他所塑造的與其說是立體的人像，還毋寧說是平面的人像。馬洛和貝滋所刻劃的人物，當作共產主義者而言則是成功的；當作個別的人而言，卻很少寫得生動的。職業革命者的心理（那些畢生從事於革命組織工作和領導工作的人），與馬洛和貝滋筆下的英雄並不是一樣的。

自然我們該曉得以一身獻給革命工作的這一類人物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創造出來的新人物，尤其是十九世紀中創造出來的新人物。雨果（Hugo）^②作品中出現過這類新人物，福樓拜爾（Faubert）^③承認這類人的存在，可是他只看見了這類人中

② 馬洛（André Malraux 1896—）當代法國小說家，曾經參與越南和中國的革命運動。所寫的小說也多以此為歷史背景，得「儒果爾文學獎金」。一九三五年著憤怒的日子，描寫德國一個共產黨員與希特勒的恐怖統治英葛爾爭的事蹟。

③ 貝滋（Ralph Bates 1869—）英國小說家，參加西班牙工人運動和後來的革命戰爭，他的作品都以此為題材。

④ 雨果（Victor Hugo 1802—86）法國文學家，浪漫主義的急先鋒，著歐那伊，悲慘世界等。

⑤ 福樓拜爾（Gustave Flaubert 1821—80）法國小說家，著波娃利夫人等。

最壞的一部份，就是只看見了一八四八年低層中產階級中那些政客們。馬克思、恩格斯在評論一八四八年革命的著作中所精確分析過的便是這一類人。說來很怪，墨勒第斯 (Meredith) ① 也被這類新人物所吸引住，他在維多利亞 (Victoria) 和聖特羅·勃里尼 (Sandro Bellini) 兩書中曾描寫過義大利革命的民族主義者。

朵思托夫斯基 (Dostoevsky) ② 和屠格涅夫 (Turgenev) ③ 這兩位作家對於當時俄羅斯無政府主義運動，一方面感覺到被它所吸引住，同時又對之感覺到厭惡。他們把巴枯寧 (Bakunin) ④ 的朋友，那一個邪惡的天才者尼哈也夫 (Nechalov)，作為摹擬的人物，他們把他寫進了惡靈和烟兩本小說之中，藉以侮蔑十九世紀中期俄羅斯

① 墨勒第斯 (George Meredith 1828—1909) 英國小說家。

② 朵思托夫斯基 (Fe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 1821—81) 帝俄時代小說家，著卡拉馬助

夫兄弟們，罪與罰，惡靈等。

③ 屠格涅夫 (Ivan Turgenev 1818—83) 帝俄時代小說家，著羅亭，父與子，處女地，烟等。

④ 巴枯寧 (Mikhail Bakunin 1814—76) 帝俄時代無政府主義者，第一國際一八七二年在海牙開會時，馬克思一派多數派將其逐出第一國際。

斯全部的革新運動。這是很不公道的，在我們這一個時候，康拉特（Conrad）●在他的小說在西方人的眼光之中一書中，也爲了同一個目的，利用尼哈也夫作爲摹擬的人物，縱然康拉特的政治目的比諸他那兩位偉大的先驅者並不相同。」●

「雖然如此說法，工人階級的革命文學，終於在十九世紀中出現於文壇，而且表現得有聲有色。印刷工人柴卡里阿·柯爾孟，就是瑪克·羅塞福●皮匠街的革命一書中的英雄，富有一種活力，使得他成爲一個不朽的人格。這一本小說。有很顯著的缺點，我們幾乎可以說，一切可能有的缺點這一本書都有，可是這一本書，憑了樸實的散文，刻劃書中幾個人物像柴卡里阿，像卡伊友，像大小葆玲，刻劃得如此其真實而雄渾，把這些熱情而不幸的人表現得到了完美的地步，使得這一本小說成了不朽的作品。

● 康拉特（Joseph Conrad 1857—1924）波蘭籍出身，後來歸化英國的小說家，作品多以海上生活爲背景。

● 以上數段引自福克斯「小說與人民」原書九十二——九十三頁。

● 瑪克·羅塞福即本書作者，身世參閱譯者序言。

「柴卡里阿的性格，天生是位詩人。他本質上是位詩人，因為他喜歡一切使他超乎庸俗的東西。以賽亞，彌爾頓，一陣暴風雨，一場革命，一股熱情——這些最合他的胃口」●他的渴望像一首詩，他的生活像一篇散文。在他一生之中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什麼不連貫之處。那窮困，那第一次不幸的婚姻，那被壓迫的辛酸，那牢獄的滋味，那宗教的困惑，這一切鍛鍊成了他那改變人生的不屈不撓的意志，鍛鍊成了他那革命的詩情。他的第二次結婚，就是和葆玲的結婚，可以說是他那革命詩情在塵世生活中求得滿足的一種表現。

「柴卡里阿一生中散文境界與詩情的結合，使得他忠於自己的理想，因此到了晚年，這一位共和老戰士能向皮匠街激烈派的賣鐵商說：「我信仰造反（*insurrection*），無窮盡的辯論——而且這也不能算是真正的辯論，因為所有參與的人也並沒有向着敵人最強固之點進攻——這種辯論徒然使得我們大家的意志渙散，徒然引起各式各樣的詭辯，變成詭詐的策劃，使得人民對於真理的信心因而枯竭。要是有人

● 此段引自皮匠街的革命原書第一章，參閱第一章譯註，另參閱小說與人民原書九十三——九十四頁。

兩個人對坐半小時，討論自由貿易的是與非。這兩個人儘可以列舉每一項可能找得到的理由，說自由貿易爲是，或是說自由貿易爲非。這一套戲法有什麼絲毫價值可言？不僅如此，造反足以堅固信仰真理的人的信心。一個人如果甘願冒槍斃的危險，一旦他能安然脫險，他的信仰，就要比以前更要堅固一點。造反的旗幟號召大家說：「誰是站在上帝一邊的，到我們這邊來」。造反還足以使得別的人的信心更堅固，如果一幫窮人家結合了起來，公開說局勢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不是我們去幹掉敵人，我們自己前面就是死路一條，到這個時候，社會上一般的人才會明白是與非畢竟終「有些」差別。」●

『柴卡里阿足以代表英國窮人歷來所有的鬭爭，是有血有肉的代表者。他的精神是直接從「魯特份子」(Luddites)●那裏繼承來的。從十七世紀的清教徒●，經

● 此段引自皮匠街的革命原書第二十四章，參閱譯本所附：「卡柴里阿的晚年」。

● 魯特份子(Luddites)，因魯特上尉(Captain Ludd)而得名。指一八一一年以後尤其是一八二六年英國紡織業工人破壞焚毀紡織機器的運動。紡織機器發明以後，英國手搖紡織工人或紛紛失業，或工資大減，工人由是破壞焚毀紡織機器洩憤。

● 英國十七世紀的革命，以清教徒爲主幹。

過十八世紀信仰監理會的礦工，十九世紀的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早期的人物，一直到「魯特份子」，到柴卡里阿，是一直線發展下來的。柴卡里阿是屬於富有戰鬪性一類的抗議教徒，是我們的統治者從來所排斥的。他那一種熾熱的反抗精神，只要把所罩的宗教外衣剝奪，可以說是仍然可以見之於現代的工人運動之中。」●

「今日倫敦「長地」或是「鞋匠街」革命的印刷工人自我實現的方法，自然與柴卡里阿不完全一樣，可是如果不是因為以前有過他以及千萬類似他的人，連今天的樣子他們也做不到。柴卡里阿具有樸實的性格，他天真地信仰善一定能戰勝惡，在今天我們目擊這些品格隨便被人所出賣，不免覺得哀傷。可是，柴卡里阿那一股勁，他那詩情，他那對於本階級的信賴之強，今日的革命者仍然可以由此得到啓發，以堅強自己。在故事的發展過程之中，他的信仰一直沒有變，可是他的生活歷

● 憲章運動指十九世紀中旬以英國工人階級激進份子爲主幹的議會改革運動。曾提出包含六大主張的憲章，有一次簽名達三百三十萬餘人之多。因此得名，幾次暴動失敗。

● 以上一段引自小說與人民原書九十六——九十七頁。

盡了變幻。他活了下來。他打了敗仗。他絕不肯投降。在這生活的鬭爭之中，他的性格便隨之而發展。」●

『從來的小說家從沒有能刻劃工人階級中的男男女女人物真實的影象而獲得成功的，除了極少的一兩個例外（譬如像瑪克·羅塞福，便是例外的一例。）』●

● 以上一段引自小說與人民原書九十四頁。

● 以上一段引自小說與人民原書七十六頁。

譯者序言

譯完了瑪克·羅塞福這一本英美工人階級革命文學中第一部著作以後，譯者該說些什麼呢？英國革命詩人密爾頓曾說過一本好書，不祇是一個生命，而且是一個永恆的生命。把柴卡里阿這一個永恆的生命介紹給國內讀者相見，是譯者迫切的願望。這工作本身又是莫大的快慰。可是這一個不朽的靈魂，有沒有一經譯者的手失了光彩，缺了力量，甚至於有意無意間歪曲了呢？譯者雖然盡了心，可是把握是沒有的。譯者首先應該向原作者，那塑造這永恆生命的小說家，致敬並致歉。原作者永遠安息了已經有三十七年，這敬意與歉意，自然是他所無法接受的。可是原作者在本書中也曾借了一個熱情的女郎的口說過：『人家不會記住，可是世界上自有一種記憶，什麼都不會忘掉。』思想與情感會把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連結起來的。其次譯者應該向讀者致意。原作者對於工人階級新生的渴望，是賢明的讀者所

同具的。讀者今日所處的時代比柴卡里阿要幸福。柴卡里阿所憧憬的，在中國已經在湧現了。可是要把整個地球承在肩膀上挺立起來，不是一蹴即就的。在軟弱的時候——我們大家或多或少地有的——不妨向柴卡里阿這典型的人格汲取力量。

下面譯者擬就原作者的身世略作介紹。此外準備就批評的觀點，對於原書略略說一說譯者個人淺薄的私見。

一 原作者的身世

瑪克·羅塞福 (Mark Rutherford) 是原作者的筆名。他的真姓名是威靈·海爾·懷埃特 (William Hale White)。生在一八三〇年，死在一九一三年。這八十三年是產業革命後英國文化成熟了又同時開始衰老了的時代。他比迭更司遲生十八年，晚死四十三年。因為他比迭更司生得遲，死得晚，同時比迭更司更富於熱情，因此他那明澈的智慧，悟透了舊制度不治之症，新的階級要興起。

瑪克·羅塞福的父親叫做威靈·懷埃特 (William White)，曾做下院的看門官。瑪克·羅塞福在一八三〇年生於勃特福 (Bedford)，少年時曾從事新聞工作，